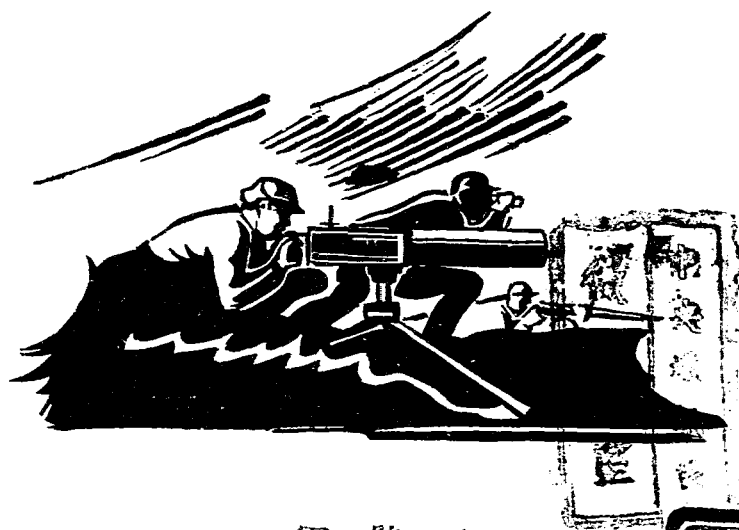


六十之書叢小士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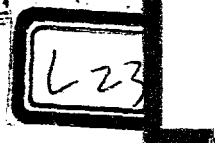
們雄英的北西晉在鬥戰



軍路八

版出部治政團兵守留

1944, 3.



MG
I266
345

文藝叢書
人 世 百 圖
蘇 麟 著



民國出版社印行



3 1761 5486 6

目次

楔子	(一)
瘤	(二)
熊的故事	(四)
蒼蠅	(六)
豬	(八)
豬的悲哀	(一〇)
蛙	(一三)
雄雞的死亡	(一六)
饞舌一番	(一九)
狗	(二〇)
鴨的生涯	(二二)
父親和豬	(二四)
蛆	(二七)
大師	(一九)
引子	(三一)
袍衣	(三三)

大富之家	(三五)
哭著的孩子	(三六)
路	(三八)
釣	(四〇)
鹽鹹魚的人	(四一)
禽獸們	(四三)
啓事一則	(四五)
耕牛	(四七)
廣告	(四九)
蠶	(五〇)
跳蚤	(五一)
虎	(五四)
鼠	(五五)
官人	(五七)
梳椅子	(六〇)
年	(六三)
後記	(六八)



楔子

自家生也不文，本不懂得什麼藝術與文學，太平年代原是一個識字的鄉下人。戰事一起，弄得家破人亡，既不能爲國效勞，也不願意留給我們的敵人一個壯丁，故此拋鄉離井，東跑西顛，儘管世之苦。來到戰時的首都，喘息方定，喫飯的問題，又成眉急。既無貴親顯友的提攜，又沒有逢迎周旋的本領；平時也不會號召民衆用來墊腳，更無法獻書當道以求參政，正自徬徨街頭，擬效子胥吹簫，忽遇當年友人××，寒暄已畢，他請我吃了一頓飽飯，他說：「你是個閑人，何不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有什麼寫下來，可以投投稿，換幾文來糊口。」當時自家是又喜又憂，喜的是大城用的是不凡，會寫三五百字也能喫飯；憂的是世界這麼大，事情這麼多，怎麼看，又怎麼寫？而且用筆不比用鋤，真怕有點使不上勁。老友慫恿再三，我勉強點頭，（其實我所以點頭的，一大半還是肚子的關係）從此濫竿充數，也將列身文人之羣。自知不能寫得出萬世不朽的傑作，只得檢人家不要寫的寫下來，圖個新鮮，寫得如何，不暇先顧，只看寫了幾百字的楔子，握筆有如拾山，便知道這碗飯也不大易喫也，醜話先說在前頭，獻醜還在後頭呢！

民國二十八年元旦試筆凡百如意



(南)

瘤

在廣西省近北的那一部分，有個叫做河池的小縣城，據說是河水不是多了點什麼成分便是少了點什麼成分，居民多半都有個肉瘤，彷彿到了中年就容易生。過路人一眼可以看到街市上長着粗大頸項的人。

生在頸項上，原不足為奇，有個某甲，不知怎麼一來，給生到上唇去了。這個人，已經有了一些年紀，美觀的問題，自然無庸顧慮，只是一張嘴，原是喫飯說話的東西，這一下，就顯得累贅麻煩了。

他起始憂愁，纔一生就感覺不便，求醫問卜，也沒有把它消下一分，反倒一天天地大起來。他不必照鏡子，就是用自己的眼睛朝下望，在那美麗的眉端的下面，就是那個滾圓的肉瘤，晚上睡覺的時候，他不得不用鼻呼吸，因為它恰巧把個嘴給蓋住；就是醒着的時候，他想張大嘴吸幾口新鮮空氣，那個瘤正好像一枚大湯丸，塞住他的嘴。

因為憂愁，他的臉上堆滿縐紋，連頭髮也都白了；可是那個肉瘤正是那麼生動地掛在他上唇那裏。

不知道從那裏聽了來的辦法，他每天用手去撫摸，想用溫柔的手段使它消下去，可是這也沒有

02719

用，它仍然頑強地掛在他上唇那裏。

有一天，風聞一位醫藥國手過境，他就誠誠懇懇地去求診。那位國手，的是不凡，反復看了許久，才說：

「先生，你的瘡生得地位太差，我不願意看！」

他原來也有一肚子氣，本想發作，又怕國醫真的不管，就又哀求般地說：

「大夫，親愛的大夫，我實在受不了，如果沒有病，也不會來麻煩你，你救救我，我實在悶得慌。」

「悶還算甚麼？」那位國手一推他的肉瘤，那圓東西就起始輾動起來，並不疼，只是更顯得累贅：「它要不了你的命，可也不能讓你舒心。動手術也可以，它可連着你的心，那下才真可以要了你的命。它還是毒的，血水流到那裏就爛到那裏！」

這纔吓呆了他，下句話不說，連着那個肉瘤，無數的縐紋，和半頭的白髮一齊起身向國手告辭了。

他滿心以爲它不過是個小累贅，沒有想到它還能有那麼大的禍害，此後每天他只能用怒視的目光多看它一些時候而已。

熊的故事

在動物園裏，在圖畫上，孩子們對於熊是並不生疏的。牠沒有獅虎那樣兇猛，也沒有猿猴那樣狡猾，生來一副肥胖的軀幹，怕是最討孩子們歡喜的了。平時雖然用四隻腳走路。有時候也會只用兩隻後腳站起來，彷彿像人的樣子。不明事的孩子們，更會以為牠是同類，也足以增激他們的好感。

可是在牠粗笨的外形之內，正有一顆玲瓏透剔的心，這是為孩子們，或說是為人類所看不見的。

在黑龍江北部（孩子們，你們記得這個地方吧？你們不會忘記的，我知道你們不會忘記的。）一座森林裏，盤踞了一族熊羣。它們沿用它們祖先的方法，來殘害人類。人們看到殘體碎肢，發現了熊羣，於是派強悍的獵手到森林內去搜索。結果是雙方的死傷，而且因為人類相戒不再走近那座森林，大熊小熊，都餓癢了肚子。於是牠們乘着一個昏黑的夜，遷到另外一座森林裏。

這時候就有一隻傑出的熊，牠是最肥胖的，眼邊還有兩個黑圈，彷彿人類戴的闊邊眼鏡。牠用着鼻音說話，起先熊們都不耐煩，後來聽出點道理來，居然就擁之為王，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不必喫人的肉，那是沒有什麼滋味的，咻咻——」牠喘了兩口氣，「我們只要找到血管，把血吸盡就

好了，那是最補不過的，對於身體最有益的。被害的人保持完整的身軀，人類就不會和我們做對了。

果然。這匹傑出的熊的計策是不差的，人們不再和它們做對，看到倒在林邊毫無血色的死屍，就以爲是害癆病死去，趕快抬去埋了，而熊們，就一天天地肥胖起來。

蒼 蠅

「嗡嗡，嗡嗡，嗡嗡，……」
 纖蹄進息烽那個小縣分，什麼還沒有得着間空上眼上手，便被這不斷的嗡嗡的聲音攪得自己彷彿暈似的。它們好像歡迎重要人物的專使，立刻就朝着旅客的周圍衝來，然後密集地落在旅客們的頭臉上，手臂上，還許有一個不謹慎的傢伙鑽進鼻孔或耳朵裏去。這樣的刺激將不爲那個旅客所能忍受，就在一掌拍過來，等着自己的手掌拍到自己皮肉的時節，那個蒼蠅又會安然地，閒逸地飛向另外的所在去了。

「嗡嗡，嗡嗡，嗡嗡，……」

旅客們每人擎着一個餓瘋了的肚子走向道傍打尖的小飯館，儼然是鑽進了蒼蠅的王國。在一陣騷動之後，眼快翅快的蒼蠅們，早又檢定它所喜愛的部分落腳；於是乘着旅客匆忙地裝滿自己的肚子的時節，它們也乘機裝滿自己的肚子。一個不小心落進湯盞或菜盤裏，就連同滿胸未酬的壯志，死了自己，也糟踏了別人的食物。

蒼蠅並不只是一種，有陸而大的，有金頭絲身看起來彷彿有八面威風的生物。其實說起來不過肚子裏多裝一點蛆虫而已，表面却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而且飛起來嗡嗡的聲音又特別大，和人與物

相撞，也不致於自己先就昏厥。本來是的，當這荒亂的年月，能養得那麼肥壯，自然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啊，何況在太陽光下，飛起來燦爛奪目，儼然是一方長了翅膀的寶石，不會使人一下就想到的那麼污穢，可惡的東西。凸出兩隻大眼睛，又像戴了一付厚玻璃的眼鏡，如同一個飽學之士似的。飛起來又平平穩穩，目不邪視道貌岸然的樣子，而且停足在任何地方，都是那麼不慌不忙，又好像時時都在沉思之中。

人們不是不討厭它的，可是又厭惡它那一大肚子的蛆蟲。果真拍死了，在清潔的衣服上，在手掌上，在頭髮上，不就會弄得惡心終日，一身都連帶得不爽快麼？可是它都懂不了這許多，儘自飛着叫着，極像唯我獨尊的樣子。

「嗡嗡，嗡嗡，嗡嗡，……」

在蒼蠅羣裏忽然引起一番爭執來，那是關於尊位的問題。小蠅子自然是無分的，它們一生一世不過是為別人助威，為自己圖個溫飽而已；麻蠅和青蠅却要分個高下。青蠅靠了自己一身的好顏色，就想居羣蠅之王；可是麻蠅從鼻子裏出氣，表示着看不起的样子，還說：

「你不過徒有華美的外表，我可是有學問的人，你不看我一身的麻點，正如同人類的文字，表示我是熟讀書史，才能治國的。」

這糾紛從此就起來了，嗡嗡的聲音比平時更大更響，誰也不肯服誰，各立門戶，頗有互相敵對的樣子。可是不知就裏的人們，覺得它們更絮煩了，也不管它是麻的是綠的，一下驅散它們，要它飛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

豬

露出一副十二分蠢生的樣子，得意地搖擺着頭尾，粗聲粗氣地哮喘，把一張尖柱嘴東掀西拱，拖着一個大肚子，像煞滿腹經綸的神氣，那就是被我們人類養過幾千年的豬了。

生活在近代的城市中，雖然豬還是我們主要的食品，可是難得看見活着的豬；當此國難期間，大家分住內地的城鎮鄉村，就不少機會來觀察了。說起來也許是一個笑話，一個城市之子曾經這樣問過他的母親：

「媽，那笨頭笨腦又肥又大的是什麼東西？」

「怎樣，你連這個都不認得，那就是豬呵，你不是喜歡吃紅燒肉麼，那就是用它做的。」

孩子慎重地想了一會，於是搖搖頭說：

「媽，你弄錯了，紅燒肉的皮是紅的，這個東西的皮，——唔，我還看不見，上面蓋了一層毛，紅燒肉就是沒有毛的！」

可是不久他也就會明瞭了自己的錯誤，因為他可以按步就班地觀察豬的一生：生，養，死，和一塊塊掛在白木案子上的肉，自然燒好的肉，他是一向就熟習的。

他也許從此就不要吃豬肉了，先是看見豬的醜陋的一生，而後在睡夢中，（那時候他或許正夢

見江南家園門前的一池水，水上的鴨子和水中的魚）突然被淒厲的慘叫驚醒，如果那個屠場正在他的住屋的左邊，那麼他還要聽見它和死的掙扎，半小時的粗喘。在第二天早晨，就有血淋淋的肉懸掛起來了。於是一串的影子在他小小的腦中閃着，日久天長，就深深地在心上刻下來一節既污穢又悲慘的故事，從此對於紅燒肉就不那麼熱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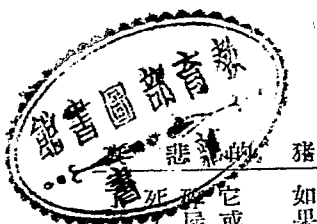
在豬的本身，却絲毫也不憂慮，除開忍受最後的一刀之苦，它照樣生下來是快樂而活潑的，然後享用主人所給的糟糠糧米，成天躺在臭糞坑的邊上或蓋上酣醒，漸漸地胖起來，終於肚皮掃地，兩隻眼睛睜成一縫，扇着兩只大耳朵，轉着一根小尾巴。得便呢，到臭泥灣裏打個滾，如果主人不申斥，就在那裏面睡上一覺，它只貪圖個人的舒適，它更想不到別人的鑿釜原來是有用意的。它只昏昏沉沉，過着安逸的日子，一朝四腳綁起，纔哀苦地叫號，可是只有一柄鋒利的刀在等候它了。

豬的悲哀

「豬的悲哀」和「魚樂」該是一回事，做爲人的我們原是无法感受的，這是極明顯的道理。己身既非豬，就不能恰當地體味到它所忍受的悲哀，即使勉強說來，也是不痛不癢，豬如果也看得懂我們的方塊字，一定破涕爲笑了。就是因爲它到死也不會看得懂的，所以纔大膽信筆揮來，落得幾文稿費，好在這個世界上的事，原來就是騙來騙去。

那蠢豬們既然長了一身豐腴的肉來飽人的口腹，照理說他該得到一番優渥的待遇纔是；可是事實上却并不如此，這自然一半是因爲它們本來生就一副骯髒相，再因爲「人事」極繁，實在也顧不得它們。於是它們生下來了，一大堆，在一間小豬圈裏打轉轉，只有喂養它們的農人，纔顯露出些欣悅來，但那絕不是生的快樂，而是想到年底又可以多賣出幾口豬，幫助他們過一個鬆動的年。

豬如果懂得人的話語和那顆玲瓏透剔的心，那麼它纔落到世上來，就該陷於悲哀之中了。一生出，就被人打了個死去的算盤，這樣還不知悲哀，那真是一個透頂的不懂事的執椅子了。但是強說它是不事生產的執椅子，實在是冤枉了它的，它不是終其生爲的供給人類的饕餮好飯食，而且它的鬃毛，又是出口的大宗，還可以爲國家換來一筆外匯。也許換進來外匯是老爺爲國家的主張，把外匯換到自己手裏是太太爲自己的主張，但這些都離題太遠，不說也罷。



這樣說起來，它倒並不是一個十足的浪費者，而是一個犧牲自我，儼然有「跳火坑」精神的生產者了。對此，享受它的利益的人類，自應另眼看待纔是，可是還是那麼馬馬虎虎，忘記它們對於人類的偉大的供獻。

病是能制一切生物的死亡的，豬自然不是例外，而且豬的病是那麽單純，毫不摻雜一絲躲避性，政治性。換一句話說，它真是「爲病而病的」，好像「爲藝術而藝術的」一樣。有了病，就容易想到「對症下藥」這句成語，藥自然是要吃的，靠近城郊的幾座山牆上用白粉清楚地寫出「專治豬藥，每包一角」的字樣。這纔真足以悲哀了。因爲無論豬害的是打擺子，痢肚子，牙齒痛，肺結核，心臟病，失眠症，大便不通……藥就只是這一種，不用診斷，不用檢查，而價錢又不多不少只是一角。在另外一堵牆上，也許爲的多招一點生意的關係，在豬字的下面還加了牛字，那就是說這藥不只爲豬治百病，還爲反芻的牛也治病。藥的萬能固然可佩服，可是豬的悲哀，却愈發深重了。它如果能說話，一定要憤慨地叫出來「太不拿我當個豬了！」

其實真若是病死，在豬那面也許是幸福的，因爲病死的豬在大城市裏是不得應市出售的。那麼它或能落個全屍，埋到土中，了此一生。（如果在鄉間那就不大一定了，就是瘟死的豬，也免不了屍身分體，用賤價賣給一些貧苦的農民）真是福祿雙全，養得肥胖宜人，總有一天，活生生地被殺一日之間，烟消雲散，不知分到誰的肚子裏，化成什麼東西了。這簡捷快當的步驟，幾乎打破萬物不滅的定理，臨死前的掙扎是沒有了，幾聲哀號也不復在入的記憶之中了。

至於養它的主人呢，早把喂養它的豬圈裝了新的幾隻小豬，他沒有一點憐惜之心，一件悲慘

的死亡絲毫引不起他一點哀傷。也許他還乘興去那家屠夫要來一隻豬耳朵在灶上煨熟了，趕晚下二兩白酒解解乏。

在豬的那一面，它是為什麼而生呢，它是為什麼而死呢？如果它能有這一點靈性，稍稍加以思索，立刻就該深切地感到悲哀了吧！正因為它不覺得悲哀，做為人的我們，就倍分地覺得它們的可哀了。

說來說去，無非廢話一大堆，看那羣尖嘴，長耳朵，一身黑毛的畜生們，不還是無憂無慮的在污泥中打滾，在糞坑中撒拱麼？

蛙

小時候好逗弄蛙的，因為它時常鼓起肚子，好像寬洪大量，其實是胸心窄小。我們是玩弄到鼓起肚子就完事，一鬆手放了它，要它自以為勝利地跳入水塘或是跳進田腔；殘忍的孩子們，一看到它鼓起肚子，就用腳拚命一踩，拍地一聲，稀爛的一堆，就放在路的中央了。

到後來就不大喜歡了，因為它通夜的鳴叫，不是吵了我的讀書，就攪了我的睡眠。夜中不眠氣更容易發，就立時見蛙必打；可是這個謬言，是隨立隨忘的時候多。

來到這裏，住所的後面恰巧有一塊頽垣，一座廢井，夜晚人靜時井裏面發出像鴨子的鳴叫。可是誰家會把鴨子養到那裏面去呢？疑神疑鬼，一夜間倒使自己頗為不安起來。第二天清早到井邊一看，在蒼綠的苔萍之中，安然地浮着一只很大的鱗皮蛤蟆。它適意地浮着，用兩只眼睛翻翻我，就不再覺得我的存在，傲然地盤踞在下面。

自然，從這一次看過後，我也不再疑惑了，每聽得彷彿鴨子的鳴叫，就知道是那個大蛤蟆不知發的哪一份春愁呢。

一天，那塊牆被大風雨吹倒了，正正地蓋上那口井。在我呢，自然不覺得什麼；可是井中的蛙，却惶惑得不知該怎樣纔好了。

它還自尊地驕傲地浮着，突然轟的一聲，都滾來得及使它思索一番，便一下鑽到水底去，好先躲躲眼目的災難，在它的身邊不知落下去多少大小石塊泥土，磚頭之類，好在水中的浮力，減輕地心的吸力，所以纔沒有使它受傷。可是受了滿腔的冤氣的它，咧開大嘴便嚎叫邊哭地起來了；

「瓜，瓜，瓜，我的媽，

地又陷，天又塌，瓜，瓜，瓜！

打碎我的夢，毀了我的家，

「爛了安靜，摧殘了高而遠的美麗的花！

瓜，瓜，瓜，瓜，瓜，瓜，瓜！」

這一悲傷，情感擇了一個跋，纔被它虛心下氣望到一綫光。它追着那道光游過去，居然游到一個池塘中，頓然這個陌生的地方，使這隻一直生存在井下的蛙，感到一點惶恐；天地大了，不知名的事物多了；而不多久間，一羣同類的蛙很快地把它包圍了。先是問詢，知道了原委之後，大家又安慰它，爽快的還極慷慨地請它做它家的上賓；可是它却嗚嗚地哭起來了。

「我受不了呀，我住不慣呀，我自己的井是多麼安逸呀，我怎麼能到這麼麻煩的環境下生存呀

！……」

一羣圍着它的蛙，感覺到一點失措，不知道該再怎麼安慰它纔好。

「我的天沒有這麼大，我的地也沒有這麼寬，我的周圍也沒有這麼煩，……」

「哼，原來是一個個蛙主義者！」一隻蛙說了這句，就不屑地跳開去了。

一個年長的，好心的蛙還諄諄地勸着它：

「天原是這麼大，地也原是這麼寬，社會原是大衆組織起來的，……」

「誰說的呵？我偏不信，在我的立場上，由於我的主觀，天不過是圓圓的一片，地也不過是圓圓的一片，我是在那裏面生活慣了，從來也不知道世上，還有這麼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

這句話，惹動了衆怒，正要羣起而攻之，那個年長的蛙急忙挺身而出，勸開了大家，然後和藹地和它說：

「好吧，那就是你的天，只一跳就到你的地，你還是回去吧。」

一經指引，它果真精神百倍地向那邊跳去，年長的蛙纔向大家說：

「我們爲什麼要做惡人去打死它，要它自己跳進自己的墳墓去吧！」

雄鷄的死亡

每天，由於它的鳴叫，纔驅走無邊的黑夜，引來使大地重復光明的太陽。一些窮苦的人們，迅速地爬起來了，趕到溫暖的陽光下工作着，極其辛苦地，換來了一天的溫飽。

入晚，暗夜來了，他們又拖着疲乏的身體，走回自己的窠，把身心全交付給一夜的好夢。

雖然雄鷄每天把他們從甜夢中驚醒起，他們並不怨恨，因為他們要生活，不能永遠在夢中的。他們一直是和窮困搏鬥，所以那隻可憐的雄鷄，也是極其可憐地活下來，它是枯瘦的連保溫的羽毛也因爲和鄰家的惡鷄爭鬪而全了；可是它永遠不忘它的職責，它總是引吭高鳴，爲光明劃開一條路，使它更快地，更完全地落到人間。

可是有一天，它沒有聲響了，於是那些窮苦的人們一直昏睡着。到飢餓使他們不得不抱着疼痛的肚子滾起來的時候，太陽又將西沉了。

這時他們纔真的懷了痛切的憤恨，準備去懲罰那隻失職的雄鷄。庭院中不見，籠裏也沒有，走到路傍，纔看到它是無聲地倒在那裏。它的軀體已經僵硬了，沒有血，沒有顯明的傷痕；它的眼睛是大張開的，顯出它的死時也有過一番掙扎的。只是在頸下有一條小小的破口，還是沒有血。

他們無法知道它的死因，也不忍分吃它的骨肉，雖然他們的肚子原是極飢餓的。還好心地把它

埋在土裏要它也安靜地躺在土地母親的懷抱裏，

可是他們，因為它的死亡，已經在昏睡中消磨了一個晝間。他們是極其悲傷的，約定在第二天的清晨哀悼那個忠實的伙伴。

他們的住處是那麼荒涼，不但沒有富貴人家，連人影也不見；於是當哀悼的時候，為他們守門是瞎了一隻眼的老狗，簷前的麻雀，田鼠，青蛙，都成為他們榮譽的來賓。和它生前鬥過的那隻鷄也來了，雖然是仇敵，它也尊敬它生前的英勇，算是一個值得追念的對手。可是當着一個有黑嘴圈的黃鼠狼也出現了，却使一切都奇怪起來。

黃鼠狼是很斯文地，有禮地向各面招呼，然後坐下來，它那滴溜溜的眼睛不斷地轉着，心裏懷着一點點胎動，但是它為了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把這場所出現不舉動一些擁護它的羣衆。而且它還可以乘着這機會，看準了另一隻鷄的行蹤，然後在不備中又可以儼為自己的敵人。

性烈暴躁的，早預備把牠驅逐出去了，可是顧全大局的年老的人阻止他們，說是留它在這裡吧！看它要得作出什麼花樣來。

哀念會在悲痛中進行着，說明伙伴雖然死了，他們要另外找一個伙伴做為他們忠實的引路人。話纔說完，木曉得怎麼一來，幾個不速之客已經彷彿很昂然的樣子站在下面了。

它裝出一副悲哀的面孔，緊緊地纏着那對老鷹，亮亮嗓子，抱一口藥吐在地上，然後裝腔做勢地說道：

「這是一件極大的不幸，呵呵，偉大的同志死去了，呵呵，它是偉大的，總而言之它是

偉大的，呵？呵，……它給我們帶來了太陽，太陽是多多好的東西呀，正好曬着我的屁股睡覺……

轟轟的聲音從四面響起來了，它却養成一份鎮靜的精神，面容不改地說下去：

——對於工作我本來是努力的，我不分晝夜地努力，所以有時候，在日裏，我也不得不睡了一

可是下面轟轟的聲音，還不會停止：

「同志們，不要誤會我，在工作上我們是極好的同志，我們是共存共榮的，……」

下面不但蟲蟲，連磚石也飛上來了，這時却有一陣瀰天的臭氣，每個都不得不背過身去掩了鼻子；當着他們再轉過身去，那個黑嘴頭會說話的傢伙，已經不知道逃到那裏去了。

於是麻雀和青蛙合唱一節哀悼的歌，曲那一隻鷄模仿它的音容叫了幾聲，可是總沒有那麼雄壯有生氣，那麼充滿了陽光的意味。

饒舌一番

話說自從敵機五月轟炸以後，就又閉住一張嘴，擬效金人之三緘口，但是仔細思量，覺得真若如此下去，讀者諸君或者以爲我已經在敵人的炸彈之下化成一陣烟塵，也許以爲我不知從那裏碰上點運氣。便高馬轉奏，每月照領乾薪，從此丟開清苦的筆墨生涯，把患難朋友忘得乾乾。其實還都不足爲信，自家仍然是那麼一個不官的「無錢一身輕」的漢子，雖然立志緘口，話是能忍住不說，可是肚子却無法不叫。爲了使肚子再安靜下去，不得不重理舊業，——那就是說不得不再開起腔來。因果相生，乃有文章。

二 舌 饒
說到我的那緘口，一道是別人硬給我緘的，自己一生氣就又緘了一道，因爲懶惰乃完成了三緘口的大業，其實緘口並不是一樁舒服的事，三尺童子也聽過這一句吧：「不自由，毋寧死！」要一個活生生的人，閉緊了嘴巴，一聲不響，彷彿是一個爲討飯而裝做一個啞吧的人，這份苦痛大約是不難想像得出吧？可是別人既不要我說，要說也不可能，強說無益，那也就只得躲在一傍像一個呆小子。不過長此下去，身心均不能保持健康，只得又破戒張口，待得真的「飛黃騰達」，或是到了該入土的高齡，纔爲了節省精力，閉緊了嘴等死吧，闊別許久了，在重張開嘴之先，於此饒舌一番，死罪死罪。

狗

天下最忠於主子的動物，莫過於狗了。它們永遠不忘記主子所丟給它的一根骨頭；一見窮苦人，便能惡狀相向，甚至於把那些人身上的破衣裳再撕咬得破碎些。而且當主子把手輕輕拍着它的頭，它就得意忘形地搖擺着身軀，慢動那根小尾巴，好像世上惟我獨尊的樣子。

主子自然滿心歡喜這樣的動物，窮苦人不過只能用棍棒打上一兩下，聊洩胸頭之憤；想致狗於死命的，只有窮苦的盜賊而已。

可是最近不然了，儼然說人們是海上流離顛沛之苦，狗却遭了大劫。最初好像在一篇外國人的通信裏，說是在××地方。因為空襲時軍犬齊吠，頗有招致炸彈之險，所以把狗給殺淨了。那篇通信，多少有些諷刺的意味，至於怎麼樣的殺法，還不會明說，當時自己也不信，而且想起即使吠，也自然是忠於主子的表現，怎樣能得來殺身之禍呢？

有一天，可真的被我遇見這一鐵一般的事實。那原是在我們這個小鎮上，動機大約也與上面所說的相同吧？執行的是兩個全副武裝的壯丁，後面還隨了一個清潔夫，壯丁的步槍上裝了刺刀，遠遠地看見路邊一條狗臥着，便極勇敢地面衝鋒的步子趕上前去，可憐那隻狗，半聲也沒有叫出，就被結果了。刺刀拔出來，滿是血，肚腸也流出來。舌頭不知從什麼時候已經垂出來，咬在牙齒中

間這時那個清潔夫。就提了死狗的尾巴，一條鮮紅的血痕，一直上了山。
這樣一連幾天，小鎮上的狗彷彿被殺盡了。不知敵機再來的時候，還有沒有狗的鳴吠？如果真
的殺盡了，那就不知怎麼繼續能有下一代的狗？更無法測想下一代的狗是否還忠於主子的呢？

鴨的生涯

自從寫起人生百圖來，原意是打算用這一支禿筆，描繪出人世間的形形相相，沒有想到，近來頗有墮入魔道之險，因為一連幾節，寫的無非都是家禽野獸，看起來實與初衷相違。這真是莫可奈何的事，也許「人事」不易觀察，「人話」也不容易說，故此纔檢些不能說話的畜生們，形容描寫一番，即有異議，也無法駁斥，自家頗爲逍遙自在也。但這總不免有些出世之嫌，時時想洗心革面，不再沉湎於魔道之中，纔提起筆來，又寫上這樣的一個題目，不忍塗去，只得鄭重自許，只此爲度，下不爲例了。

小鴨子原是極可愛。黑嘴，毛茸茸的，像一團亂黃絨被人丟在青草地上滾着，或是在靜水的池面上浮着，雖也嗚叫，喳喳地並不惹人厭煩；可是長大起來便不然了，好像永遠在用驕傲的眼睛望着世界，伸着一個長嘴的頭部，總是保持端正的地位，走起路來搖擺着肥大的身子，又總是四平八穩地邁着方步，彷彿飽學之士的樣子。但是一張開它那扁平的長嘴，就有一股粗俗難耐的噪音發出來。不能不引起人的厭煩了，它却不因爲人的厭煩而閉起嘴來，總是不斷地絮聒，一直到最後的時間爲止。

實際上，它却貪得一分便宜，也許由於它那肥扁的身軀，也許由於腳掌間的蹼趾，於是在陸上

鴨 的 生 涯

能跑，（雖然跑得并不快）。入水能浮。可上可下，可東可西，可左可右，可陸可水，無往而不利的樣子。如果說鴨曾經驚過野獸，那麼不識鴨子的人，也必定以爲它是萬能的了。

這也不是虛妄的，陳皮鴨，八寶鴨，還有樹爐烤鴨，據說最殘忍的是使鴨子在燒熱的鐵板上走，腳掌間的皮肉便貼在那上面，其味絕美。

總之，無論如何，爲了人的口欲，它的死總是逃不掉了。但是它可以說，爲了大家的福利，我不得不犧牲自己。

父親和豬

隔着一堵薄牆，那幾天的夜晚，總是被那衰老的病人的痛苦的呻吟所驚醒。於是就被擾着，再也不能安寧地睡了。牆是那麽薄，彷彿那個病人就在我的耳根咬着，夾雜着迷糊的字句：「唉唉，我不得活了，……你們哪一個來看我一下呀！……」

稍遠處，還有幾個沉靜的語聲，他們極其冷靜地商討，大約是兩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對夫妻，和一個光身漢的弟弟。他們好像有多少事要安排，就一件一件有條不紊地商量。

那正是冬天，離過年還有二十天，那個老病人果然兩腳一蹬，死了。

於是他們極其安靜地把他裝進早就備好的棺木，趁早就把他埋掉了。——什麼都沒有變異，只是他們的頭上纏了一塊白布的帕子，門楣上貼了藍紙的喪聯。

我的同住的友人和我感傷地說：

「唉，生活磨人，連哀慟也沒有餘裕來表示，還有比這個更使人傷心的麼！」

那正是快過年的時候，他們真是很忙碌，不斷地把存糧拿去賣，逢場就去，不管十里二十里。有一天大清早，（那正是過年前的五天）忽然一個哭聲從遠而近。那時候我們都還睡着沒有聽清楚，在哭聲中夾着什麼話，接着就起來了更洪大的哭聲，這一下震醒了我們，知道這是三個人的

合奏。

「這陣子哪個還得死呀，哇哇哇！」

「我的活寶貝呀！……」

「怕是那個龜兒害死它呀！」

這哭聲又由近而遠，我已經完全清醒，我的友人也和我一樣，他還正抽着煙。我故意望了他一眼，好像告訴他：他們在發洩他們哀慟的情感了。

我的友人却像一個深思的哲學家似地，一言不發，任那支煙在唇間的煙自燃，忽地他跳起來，披上衣服，披看鞋，說着：

「我們到外邊看看去！」

我們一齊走出去，在門口就看到一隻死豬，那三個人還在搶着哭。

我覺得有點詫異，友人也是如此。

也許是看見我們出去，有一點不好意思，哭聲止住工。只是那個婦人還止不住抹淚，兄弟兩個就很客氣似地商討起來了，哥哥說：

「這口豬兒，原來說是你的，該是你的。」

弟弟却把兩個大眼珠子一翻，他那黝黑的膚色更明顯地反襯着他那一雙眼白。

「不得，不得，那口口纔是我的！」

他說着，就把手向竹林中一指。

「這是一樣的豬兒，有啥子分別麼？」

「沒有分別，爲啥子死的就該我的。」

他又把他的小黑腦袋一擺。

「那一口是我的，別個不要想！」

這是那個婦人挺身而出，把眼淚抹了，大吼一聲。

「算是你的呀？」那個黑小子把兩隻眼睛瞪得更大，「死豬也輪不到你的頭上！」

這一句話惹出了是非，這三種力從三種不同的方向衝到一處，又是哭，又是喊，重複起來了。

我們又走進去，我又故意看着我的友人，他就說：「

「這正是生活的壓迫啊，否則他們不會這樣急的。」

蛆

纔過了舊歷年，就聽到一聲兩聲蛙的鳴叫，在先還以為自己的聽覺錯誤，過後纔知道錯誤的不是我，而是那個不宜的時令。

又過些天，像夏日的急雨就箭一般地射到地面上了。風捲着，樹搖搖，農作物又喜悅又胆怯地幌着身子。

大清早，不知名的鳥細碎地叫着，鴨子愚蠢地叫三兩聲，雄鷄一定是伸長了頸子高高地啼鳴了，我趕緊跳起來，纔拉開窗紙，陽光就撞進來了。

懷着滿心的喜悅，我就走出去了。麥子支不住穗子的重量，垂着頭，油菜花和豆子在太陽下顯着金黃紫紅，潔白的花朵，蜂嗡嗡地飛着，狗也在田塍中奔跑，在路旁的糞坑裏，我分明地看到蠕動的蛆蟲。我很驚訝，這個時候，還不是它們的時候，於是我停住腳步，再仔細地看，不錯，正是一條條肥長的蛆蟲。

它們得意地在糞坑裏打滾，你擠着我，我擠着你，時而聚在一起，像一球，時而又四散離開。有的在面上爬，纔爬了一半，又掉下去了。有的從下面鑽到上面，想露頭角，有的又從上面鑽到下面，想隱藏自己。可是只有那污穢的糞坑，是它們活動的整個天地。

當着我正在出神的時候。一個粗魯的聲音忽然響着：

『先生，站開些。』

我抬起頭來，纔看到那些挑着糞桶的種地人，他放下桶，就用腳戮均不管三七廿九之亂爲一陣，那平靜的天地攪亂了，也不再擠了，只好一齊隨着命運的支配，遲早做爲肥料來澆灌田地。我幻想着那未來的境界——雖也許要啄食，陽光會撫養它們，漸漸化成粉末，和土壤混成一片。

大 師

大師原是以幽默出名的。慣於把大事化小，嚴肅化成嬉笑，有化無，希望天下一切事，都可以一笑了之，然後抽煙喝茶，故作瀟灑，碰上機會銷售「吾國與吾民」，讓外國的老太太們，看着怪開心的。

自從抗戰以來，彷彿也做了點事，其中最偉大的要算圖家大小，一口口從黃金國飛回來，宣稱「齊赴國難」。

於是隨處說話，登高致敬，一直到把一家人安頓在實驗區的小洋房裏。幾聲鐘聲，却把他們驚醒了。既避尋，又避難，全家人又上了山。

真所謂「一人成仙，雞犬同羣」，每天總有那麼一個苦工，從山脚扭上去鑿呀鴨呀的。

有一天，敵機來丟炸彈，恰巧在他山下的屋傍有一塊碎片，於是他冒着暑熱，坐一乘滑杆下來，捧着那塊碎片，在他的屋前照了一個微笑的照片，不等轎夫的汗滴乾，他又匆匆忙忙地上了山。我們想得到他會把那張照片送給黃金國的刊物上，製成銅版，刊露出來，註明「大作家×××」，在殘暴的敵機轟炸之下，倖免一死。……」

把這事都完成之後，好像國難也算是赴過了，便又三十六着，走為上策。這次他是靜悄悄地

，帶領全家大小，又朝向黃金國飛去了。

從此舒適的生活又復包了他。

可是他還要表示他的一份愛國心，在一封通信裏他說：「處抗戰時期，而寄跡異地，是亦不可以已。不可以而已，不可已依然。」

在來了，還有這樣的幾句話：

「——性欲與戰爭之描寫皆偏所謂寫實主義方面，而所謂寫實主義，偏重人間苦痛疾病死亡性欲方面，蓋上次歐戰以後之文風也。……」

這真是坐了性靈的椅子，不知所云地亂講一通了；可是這也不便駁斥，因為這正是他的幽默！

引子

原來還有那麼一個呆念頭，想靠「筆耕」度日，不會想物價日高，生活日艱，我那崇高的心情不得不遠走高飛了。米，賣到五十多，如果有一把力氣，「耕田」也還要得，可惜逃難出來，家鄉中的幾十畝良田不得——也不能背在身上，那真是使我十分後悔的事。幸而我的生地有福，我那不響亮的語音給我一個絕好的天緣，我就一脚跨進了一戶國家金融機關，薪給雖不高，加上津貼，遠非一個大學裏寫教書的可比。而且隨物價增長，真所謂「水漲船高」，從來不會犯愁，真可謂逍遙自在，好不快活煞人也！

但是幾月以來，安居樂業的結果，並沒有得着「心靈的愉快」。四顧前後左右的寫字拾上，都平放着白色無光的帳簿；更使人受不了的，是一張張對着那帳簿的平板的臉呵！不喜，不怒，不哀，不樂，又滿意，又不滿意，有一天我偷偷帶了一個小鏡子，放在自己的面前，——呵，這一下可糟了，在裏面照出來的也是那麼一張無表情的長臉，要不是怕別人看見不好意思，我真要好好打自己兩個嘴巴，——那倒不一定是譴責，我却想仔細觀察一下，挨了嘴巴之後的平板的臉，有什麼變化沒有？

自此，我纔略略想到物質生活的滿足並不能致人於幸福，缺乏精神生活也要使人變成一副不死

不活的樣子。於是我想起來那時寫時髦的「人世百圖」，重新收拾起來，我誠心誠意願意做一個「愛美的」「寫家」，把路子放寬些，舉凡一切人世上大大小小的事物，可愛的與可恨的，可尊敬的與可鄙視的，可喜與可哀的，……只要是我這一支禿筆能描摹於萬一的，盡力爲之，好在我不愁喫霉，不怕風雨，就此開場吧！

胞衣

正是每個客人填滿了肚子，有的咬着牙籤，有的把眼睛空洞地望著，有的去搓揉桌布的一角，忽然有一個清脆的聲音說：

「哼，他纔養得好呢，都是聽中醫生王鬚子的話，三五天吃一個胞衣，——」

「什麼？」

「胞衣呵！——」那個清脆的聲音彷彿不耐煩似地把聲音提高一點說：「就是女人生孩子時候隨着嬰兒下來的。」

不知道誰打了一個大嗝，就像有一股酸氣衝進我的喉嚨，我的心中只是想著那黑紅的一團血肉，差一點沒有嘔出來，胃裏的酸水到喉頭打一個圈又下去了。

可是那個清脆的聲音還在那津津有味地說著：

「用清水漂幾天就雪白細嫩的了，炖着喫，壯身體，補氣血，有肺病的人最相宜。」

「平常人呢！」

不知道那一個人還這麼問一句。

「當然更好，再補沒有了，……」

可是我的心中始終想着那是屬於人體的一部，總是人的血肉所造成，我的心起着無比的厭惡，我的心胸好像整翻了一個身，要不是盡力忍往，我真不知道要出什麼事。可是我却服膺他的理論，因為我想到：

『人原來是要喫人的，喫得愈多，就愈健壯，愈肥胖，愈不可一世！……』

大富之家

先說那張影片吧，多年前曾經看過，是一家叫做羅斯朵爾德的猶太人，從萬般辛苦中，居然成了大富之；家不但此也，實在是把握當時歐洲的金融的首要。終於爲了挽救戰爭的危局，把平生所最看重的錢全數買了國家債券，這樣使戰局轉敗爲勝，使國家轉危爲安。

我們雖然窮，可是「大富之家」却不在少數；從抗戰以來，更增加不少一步登天的暴發戶。他們囤積而不居奇，販運而不牟利；發財不知足。愛國不後人。把敵貨運到市場上來；腫漲得像一口氣吹起來的豬，蹣跚橫行，彷彿不可一世似的。

安得一付靈效的洗心劑，使他們能幡然致悟，丟去自己，以國家民族爲念，那麼纔能使民心得平勝利方可預期。

哭着的孩子

走進那段市街就該下坡了，坡下的一片沙灘外就是那滾滾的大河，這一切原都是在記憶之中的。可是還沒有走完那條街就聽到孩子悲哀的哭泣，這却是意外，不盡的河水湍急地翻過險灘，像發着咆哮，孩子的尖銳的哭聲高高地響着。

再走幾步，我看到一個舉着手，不斷咕嚕罵着的漢子了。可是他的手一直舉在那裏，不會動；嘴可是不閑一刻：

「老子打死你，要你做，你不做，看那個狠些！……………」

哭聲沒有斷，那原來是在坡邊一個哭着的四五歲的孩子。手臉還乾淨，他的頭低着，原來他的兩隻手正在忙着給一隻小豬搔癢。

那是一隻又黑又白的小豬，拖一個泥污的肚子，躺在那裏，舒適地一動也不動，從它那鬆弛地仰臥着的那個姿態來看，它正享受這份愉快。它不叫，不哼，只是迎着它那長鼻子的兩株細草微微抖着而已。

孩子依然哭着，他極不情願，他簡直不喜歡這件污穢的工作，他的頭轉過去不看，眼淚不斷地落到地上。

哭着的孩子

那個漢子却在吼着！

「上邊點……這邊……那邊……看好麼，……豬兒有子好怕，……還不是你歡喜喫的。」

他該是一個良好的指揮者，他看得很準，也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他，從他的面容上看來，大約也不大喜歡這件污穢的工作。

孩子一直在哭着，到我走下河邊，跨上渡船，孩子的哭聲還在半山上漂浮。

路

通到二里外的小鎮上，原來是一條「大路」的，——這就是說由長方石板接起來，對面行人要擦肩而過的路，但是若干年來，人們走着這條平易的路，不會感覺到它的窄小，也不會感覺到它的狹窄；由於不斷的踐踏，路的中間還凹陷下去，有時，被水沖爛了，也許把一方石沖到崖下去，自有那修路，補橋的善士們，把一方墓石放倒，填補了那空隙，墓中的枯骨已經化成泥土，墓石上的字跡也磨平了；可是人們，還得着那份利便。

是的我每天要走這條路，成串從山上担炭下來的人也要走這條路，逢場買賣的鄉下人也要走這條路，……

在幾個月前，小鎮上忽然貼滿了紅綠的紙條。那是說到另外要建造起來的一條路，好像此路一成，上自國家，下自庶民，無不蒙受利益似的。果然。又過些日子，工人成羣地來了，高的剷平，低的墊起，水田化成爛路，纔生的農作物連根拔去，一個當地的矮胖子在傍監工，一面看住那些工人，一面也管住那些怒目而視的農人。

這條路始終也沒有修成，（即使成了，也不過是一片私人經營的輕便鐵路，）可是原有的大路也被掩蓋住了，晴天只是不平，到了陰天下雨，那就像一座滑油山，走過的人都免不掉跌跌爬爬，嘴裏自然也就扔出兩句粗話。

但是人們並不該責備的，他們原需要一條康莊大道。

釣

路邊，有一個池塘，到夏天還有一莖兩莖荷葉，耕牛低下頭去便可飲水，鄉下女人慣於在池邊的一方青石上擣衣，悠閒的雅士們在樹陰下垂釣。

時時都遇見垂釣的人，想來魚或者不少吧！他們也許求得一份養性的真味，那些無辜的生物却不得不鉤嘴穿胸，終於刮去鱗甲，躺在油鍋裏受煎炙之罪。

記得看過一篇叫做「漁」的文章，那是表示那種涸小溪而漁的一點激憤，不過那還是牟利之徒，無知的鄉民的所作所爲。可是高雅的釣者呢，用一點埋藏和釣的餌，（那也多半是對農作有利的蚯蚓）引來無知的魚，利用它的弱點，一口吞上，便再也不得脫。於是釣者既養性，又飽口福；可是無知的魚呵，從此就遭了粉身碎骨的大難！

可是釣者還自悠閒地坐在路邊，魚呢也還不斷地上釣，我既非釣者又不是魚，者番饞舌，不是沒有着落了麼？

曬鹹魚的人

湛藍的天發散着一股不可抵禦的熱，平日極其兇猛的江水像是靜止了，險急的灘頭也只發着細小的潺潺，江邊是一片照得使人張不開眼的白，卵石也好，細沙也好，……

船懶散地橫在那裏，船夫都躲到艙下去了，沒有風，沒有過渡的人，也沒有上走或下走的船隻

石子或是沙的熱，燙着腳掌，我不得不快些提着我的腳；可是在沙灘的中間，我却看到幾十尾曬着的鹹魚。再看過去，原來那邊還有一個背兜，在那旁邊，正自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個人。

他那光禿的頭頂，在大太陽的炙烤下不知是冒着一層汗或是油，他沒有帽子，也沒有遮陰，他彷彿那麼安靜地坐在那裏。

最初我想笑了，因為我想這個人倒呆得有趣，曬鹹魚連自己也曬在裏面，可是我並沒有笑，我只好奇地停下來。（我並沒有能停住，我只是立在那裏，兩隻腳不斷地一起一落，這就更使我覺得奇怪，因為我想不通他怎麼坐下去的。）

我打斷了他孤寂的獨坐，於是微微揚起臉來看我，在他的黝黑臉上劃滿了縱橫的深紋，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他還向我淺笑着，忽然，他那粗樸的語音向我說。「先生，硬是熱得很。」

這句平淡的話，忽然觸動了我的心，而且我更看見他把一根八寸長的竹烟管送到嘴裏，打着火石抽起來了。

炎熱使我不能再停留了，我向岸上走去，當我走着的時候，我時時回過頭來，於是我就看到那大大太陽下一片白茫茫的沙石灘，和那上面反映着銀光的一尾尾的鹹魚，還有那顆發亮的頭，再有那個冒着火亮的煙管。

禽獸們

大鑼大鼓震得我頭腦昏脹，高音的鎖呐聲抓弄我的神經，那些蓬首垢面的傢伙們：在鄉間乞雨酬神唱野台子戲的是他們，在茶館裏捏細了嗓子乾嘔的是他們，如今他們應和着那原始的音樂在超度死者亡魂了。

我既不能靜坐，也睡不下去，這兩天我就無端的憤慨攪得不安，那有不斷的笑語，——一切都和往常一樣，只有一具棺木陳在門首，——在第一天，她就是那麼躺在往日她時常休憩的門前，烈陽在炙着，炎烈薰着，她就是那樣毫無遮蓋的躺了一天。

死者是一個病弱的女人，還是年青的，不知怎麼失了一步就嫁到這個家裏來了，——雖然有一個親愛的丈夫，上下却有三四個守寡的妯娌。她的才幹被那陰森森的日子磨蝕盡了，她的精神忍受那見不到的蹂躪，爲人所看到的只是那安逸愉快的日子：可是留給她自己的呢？

曾經想起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由那些多事的鄰居們，不顧那些妯娌們的主張，送到醫院去又救活了，可是她的神經遭受更大的損傷，她不說一句話，時常像一座石像似地站立或坐着。

那時候她的那些親屬們就在面前和背後任意罵着了。可是她好像什麼都不知道，她那過戰的心再也不能忍受一點損害了，她茫然地望着人，也望着眼前的天地；可是我設想一切在她的眼中早已

不存在了。

這一次又是她自己跳下門前的那個水塘，那正是午後兩三點鐘，她忽然悄悄地走到門外去，她跳下去了，她那可憐的妹妹追過去，幾乎要跪下去懇求那些惡僕們，要他們救起她來。一個說：「天黑得很，我不到哪！」另一個會水的却說水太冷，他不能下去，是的，平靜的池塘漾着微波，一個生命在和死做着無望的掙扎！

又是一個鄰人趕出來了，一句話提醒了那個嚇昏了的妹妹！

「要他們快點扒池塘，把水放出去，……」

「是，是，你們快點扒吧。」

可是一個僕人就會這樣地說：

「可惜得很，一塘的好魚！」

在兩小時之後那個池塘纔扒開，水流出來了，那個瘦弱的身體伏在塘底，她那如生的面貌，不會漲大一點的身體，說明她並沒有喝進多少水。她的身體還是溫的，可是說到請醫生的時候，那個三嫂又毫不動情地說了！

「請醫生也不中用了，白化錢！」

是的，一個人就是這樣死了，抱了必死的決心的亡者，自然已經什麼都看不到也聽不到了；只使這些生存的人感到無由的激憤。

可是現在這些沒有理性的傢伙們，這些禽獸們却請來這一羣東西成日成夜地來超度亡魂了。在這煩躁的聲音之中，只聽見些微的啜泣——哭著的是她那個兩天水漿不入的可憐的妹妹！

啓事一則

每天總是那十個呆板的數字在我們的眼下跳來跳去，難怪要把一個人變成無趣的傢伙。——對別人無趣，對自己也無趣的。可是爲了使生活有趣些，我們真的努力過，就說早晨吧，照例要看報的，報紙上的消息和評論，實在要不了半小時就可以看完，就是幾種不同的報紙，消息又都一致，於是我們只得在別的地位上搜求了，——結婚，死人，總要佔去三分之一，游藝消息又有十分之一，滋補壯陽的藥品廣告又去了一些，買賣的告白總是很威武地擺在那裏，在一個不使人注意的地位，我却看到這樣的一則啓事：

「王××道歉啓事 ××於二十八年冬派往宜昌招生以素性昏聩，將趙××女士騙來××，高××道歉啓事 ××女士由刺激過深，而曾自殺，茲乃××夫婦深悔而遺憾者也。××女士婚後，××並無知，復乘其夫病懷孕之際，迭次送函刺激，致抱忿而亡，××等深表懺悔，以安死者，且有以慰伊夫鄭××同學，故特此道歉。」

不必說，那位趙××女士已經是「死者」了，她是美是醜，是高是矮，讀報的人自然得不差一點印象，就是死去的時候有多少年紀，也弄不清楚，只是從這啓事中看到她被人「騙」過，而且還

受了「虐待」由於「刺激過深」她曾「自殺」過，終於有了歸宿，有了丈夫，還有一個將來的小生命在她的身內孕育。可是這時候呢，那個高××又來了，不用說，她是那個王××的合法太太，於是又迭次迭函刺激（函的內容該如何，我想聰明的讀者該猜得出）結果那個苦命的女子，只得「抱忿而亡」了。於是這兩夫婦，遺憾之後，又懺悔一番，還「特此道歉」，既安死者，又慰生者。……

當時却惹怒了我，忘記我是在辦公室裏，就大聲叫：

「創子手，創子手！」

隨同叫聲，我把桌子一拍，結果茶杯落地，熱水潑在地上，我環顧四面，那些臉像漲紅了似的朝我看，不知不覺地，在我手裏的那張報紙扯成粉碎，紛紛地也落在地上了。

耕 牛

耕牛過着勞苦的一生，它喫的是草料，却幫助人類耕耘，使穀類茂盛地生長，喂養役使着它們的人，而且人們，從來沒有感恩的心念，無時不在想着它的更大的用途——那雙角，那皮毛，……那血淋淋的鮮肉，還可以使人們肚子更大，更肥碩。

屠戶是人類中最肥碩的，臍着一個大布袋似的肚子，臉上冒着血一般的紅光，他們多半穿着一件油亮的背心，血濺在那上面，油脂塗在那上面，……

但是當生命還在它們的軀體之中，它們只是默默地勞作着，雖然它們是迂緩的，可是鋼鐵一般的土地，要在它們的拖曳之下纔笑着樣地開了花，於是種子撒上去了，肥料加上去了，從抽芽到結實，把那份喜悅和那份收穫都交給了忘恩的人類，——會使用尖刀的人們隨時都想到殺戮。

耕

牛

『牛肉是對身體有益的，』

『那會使人的氣力增加，』

『那是合于衛生的，』

人們像蠅子一樣地嗡嗡，想從人的立場上找出一切合理的原因。

牛只是默默地勞作着，爲了人類的幸福。

以爲是老爺們的胃口倒了，忽然貼了一張告示，說是不可屠宰耕牛。——不提防下邊還有一個註解，說是年老的，重傷的殘廢的，盲目的在外。那就是說：辛苦了一輩子的也好，爲工作而受傷的也好，總還不能算盡了它們的天職，除非把它們的血肉交付給我們的口腹之後。

廣 告

每天報紙上的廣告也逃不過我們的眼，明知道那是一些睜着眼睛的謊話，明知道那是不確的誇張；可是到底還比那些沒有字的帳簿多一點花樣。今天賣這樣，明天賣那樣，什麼都可以賣，也什麼都可以買。

在一份有名的報紙上看到一則通欄的長廣告，在第一版的邊上，佔着極顯要的地位。那是一個刊物的廣告，很新穎，很別致。也許很能吸引讀者，那是說到幾天前所發生的一件不幸的自殺的事件，不是一個人，是一家人。原因是不大清楚，只要看所應用的方法，實在想得到一定是衷心感到活着不如死了好。在纔知道那樣的消息之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我只想到十年前在哈代的一個長篇裏所看到一節幾個孩子的自殺。那個最大的一個十歲以上的孩子，竟會悲觀地說：「他們既然不歡迎我們，為什麼還把我們生到這個世上來！」（原文記不大清楚了，大意如此）那情節深深地打動了我，可是我只想那是作者的虛構，想不到人世上，會真有這樣悲慘的事。我想相識的和不相識的總該一致地寄與深厚的同情吧。（雖然同情實在也值不得一文錢）可是如今呢，這悲慘的故事却被人這樣應用了，像上海的大世界，共舞台那一套的廣告，誘發人的劣根性。把別人的悲痛半吞半吐地踐踏，我真不知道那該有什麼樣的效果。至少我是沒有被打動，同時我感覺得人類怎麼能這樣卑鄙地生存下去呢？

廣 告

蠶

它嚼食着桑葉，却吐着細絲，度盡了一生的辛勤，便化做蛹，幽閉在自造的囫圇中。少數的任它又長出了雙翅，成為撲撲飛着的蛾，去盡傳代的工作；大半就在沸湯中翻滾消滅了殘留的生機。到了人們還不放過，或煎或炒，落進人的肚腸。

這是蠶的悲劇吧，可是若干年來就一直重複地演着。蠶也許是不自知吧，每到出生的時節，它們總還是那麼興奮地生長着。栽桑飼蠶的也年年忙碌，縲絲織綢的人也時刻不停，在街巷上浪蕩，一身錦繡的却是那些腦滿腸肥，風流跌宕的官人和後生們！

一個友人，那麼高興地說着：那時她的手掌裏正捧了兩條蠕蠕動着的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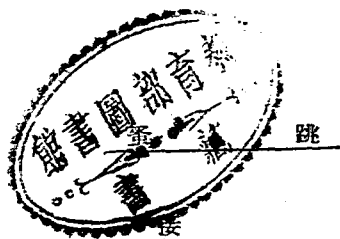
「我真愛蠶，一點也不怕它們，你看我敢把它們放在我的手中，……」

「你沒有拿過吧！我猜你就沒有拿過，你纔不知道蠶的通身都是涼潤的，再舒服也沒有！」我望着那兩條不安的蠶，它們一直仰着它們的頭，也許在找尋失去的桑葉吧？我却說：

「你的舒服也許是真的，可是你一點也想不到它們感到你的手心是多麼灼熱呵！」

那個朋友，原來是極其熱情的，聽到我的話便嘿然無語了，呆站了一些時，便趕着把兩條蠶放下去，但低低地向我說：

「是的，我錯了，我不該打擾它們，要它們自己忙着自己的悲劇的一生吧！」



跳蚤

跳蚤却真的是傳播鼠疫的傢伙，它一向吸食人類的血液，當着一發覺有點癢或是有點痛的時候，它早已三跳兩跳的不見了。人類奈何它不得，所以當着鼠疫流行的時候，人們只得把襪子穿到褲脚的外面，做着消極的抵制，可是那也難保它不一跳兩跳地落到頸項裏——其實吮吸點血還是小事，把疫菌從老鼠的身上帶了來，那纔是使人懼怕的，在「浮士德」中的那個魔鬼梅非斯陀，曾經唱過了一個跳蚤歌：

「從前有一位國王，

畜着一顆大跳蚤

國王將這顆東西，

如同兒子般愛好

.....

接着他又唱：

「蚤子現在穿上了，

大驚毛絨衣和軍袍，

衣上並且有飄帶，
十字章也不缺少。
蚤子立時做大臣，
有大星章在輝耀，
他的兄弟和姊妹，
也在朝庭做官僚。
宮中紳士和淑女，
都被蚤子所煩擾。
女士以及宮女們，
都被蚤子所刺咬。
而且不敢傷害它，
癢處也不敢去搔。
但若有蚤咬我們，
我們就把牠殺掉。
於是那合唱又重複了最後的兩句：
「但若有蚤咬我們，
我們就把牠殺掉！」

說是能殺掉跳蚤，我想也是人類的不宜的誇大，因為它那麼小，窮目力所不能見，他又跳得那麼快，蹣得那麼高，簡直是無孔不入，實在很難得對付的。它既不是一個相打的對手，而且又依附在別的事物之上，攀得那麼高不可及，微不可察，那可要人類有什麼好的方法來應付呢！

除開那天賦的本領，人爲的地位之外，它也有高超的智慧。不是在馬戲班子裏，跳蚤戲也估一項，那麼渺小東西，竟可以用細髮做繩，拖拉起車來了。彷彿還有藝術的修養，不管是怎麼一回事，居然也能開樂起舞，還像是懂得節拍。那時候看的人笑了，因為那個小動物竟能使他心曠神怡，而且那些一見了就使人發癢的東西，現在正吸着那個賣藥人的血。

但是這種種好感，畢竟是暫時的，想到由於它多少人都陷於死亡之中，即使算不得一個對手，人類也把無比憤恨放在它們身上，只是它們跳得那麼高那麼快，人類的眼睛和手實在是跟不上它們的。

虎

我想虎該是勇猛的動物，我們並不是憐於牠能吞噬人獸，揚沙走石，却覺得在傷了以後能跑到僻靜的所在舐着自己的傷口該是勇猛中之最勇的。依了狡猾、機智、無情無義而自尊爲萬物之靈的人們，不是成天地在抱怨着麼？那個嘴，除了吃飯，說話之外，還不斷地發出悲歎來，使整個的世界，都感染到那份不安了。

可惜的是，我並不能看到在山野中竄躍的大蟲，所看到的，無非是在動物園，馬戲班中就說是這樣也可憐得很，連五隻也沒有看到過，相同的却是都被關在鐵檻裏，每一隻都好像害着消化不良症，懨懨欲睡的臥着，牠也許並不是睡着，因爲牠的兩眼有時還偷覷着。可是牠已經失去了那份野性了，——若不失去又該怎麼辦呢？若是依性向站在外邊來捉弄的人類猛撲，還不是要格於粗鐵欄，自己受到重跌麼？在馬戲班裏，縱然一個挑戰者逞強地來了，但是遷了虎的那一點小小的智慧，也明瞭握在手裏的電棒一下就可以送了牠的命。於是牠就不得不只在喉嚨中吼着，順了那個戲弄者的意宛轉上下了。

若是有一天，中了埋伏的陷坑，或是千百個人的圍剿，不得不喪失性命，陳屍堂上，慶功的將軍紅光滿臉，得意地環顧左右，那倒真的像那位胸無點墨的紳士的阿諛，「虎落平陽——」但是讀到這個厄運的虎，也是悲哀之極了，我還希望我的描畫不至於使它就像大一樣。

鼠

因爲鼠疫猖獗，老鼠就成爲直接危害人類的公敵了，記得在一個省分裏，照例把老鼠看成神的，不準打，更不準毒，一看到老鼠搬家，還以爲連福氣也被帶走了，所以老鼠更橫行無忌，不但衣米食物，連小孩子的腳趾，大人的耳朵邊都要啃，甚至於還大模大樣地坐在那裏，瞪着眼睛看人，幸而那個省分還是在中國，如果飛過了海洋，那些勇猛的大漢和溫柔的淑女怕終日要大呼小叫了！因爲那些外國人，據說是不分男女老少，一般都怕老鼠的。

但是因爲利害衝突，發生你死我活的關係，在另一個省分，人類就不得不不用嚴厲的方法來對付那狡猾的小動物了。用棒打死自然是最簡單的辦法，此外還把來路去路看好，如果是鼠穴，那就會用毒氣薰，過後再用黃泥封住，否則的話，只填補住也就是了，到了這時候，市民已經死去許多，死了人的區域攔阻起來，不但要施行澈底的消毒，還要實行隔離，走路人都得繞着走那些更小更污穢的巷子。那些沒有死的市民們，忙着打針，還把襪子拉到褲子的外面，好像下雨天走路那樣。可是漸漸地，人又忘記了，雖然打針並不怎麼痛，許多人也不情願在皮膚上刺那麼一下，過後更因爲不願意走那些稍遠的一點小路，「不見得那麼巧，會傳到我的身上來」，一面已經把腳步踏到那灑滿白灰的街路上了。

但這也還是因為損害不大，屬於腺鼠疫的，若果是肺鼠疫呢，那就由空氣中也可以傳染，患者口鼻流血倒地死去，大約那該是最使人恐懼的黑死病了。

把疫癘傳給人類，使人類趨於死亡，在鼠的那一面，也許是不情願的吧？因為它們也同樣地要大量死在這疫癘之中，有了病的老鼠，也要顯得毫無生氣，懶洋洋地東張一眼西望一眼的。從這一路和人類結了冤仇自然也頗為茫然的，但是照例它要穿倉盜穀，偷油嚼布，最可恨的還是把一些書的背脊啃光，在它是嗅一點陳腐細，人們可損害了寶貴的典籍。可是在這些不可恕的行為上，人類只是付給仇恨，一朝在廁坑裏看到那拖着大尾巴肥壯身體的老鼠們，便顯出了不得的訝異來——據說那個亡秦的丞相李斯，就由此悟到處人世的路，於是他就不使人驚異情況下為非作歹，終於把那個只傳了一世又一點點的秦朝坍了台。——不過那也該算是一樁好事，把贏家天下傾倒，使萬民更能舒暢地喘一口氣。

可是老鼠却一直生存着，有時我也起過那個吳念頭，想着科學揭示給我們的鼠的生殖率，一代一代地算下去，不久就很悲觀地感到世界上的老鼠該比人類多了。——可是事實上却還不如如此，人類一直還很多，老鼠也一直不能夠超過人類的數目，可是比人類的勢力大。

這該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不是麼？

官人

官

人

那官人把肥胖的身軀緊緊靠在那車廂裏，兀自像一座小山般地在路上移動着，顯得更加矮小的車夫不停地擲動着他那兩條短腿，——那份重載推着它，坡度推着它，他的那部份忠於主子的心推着他：於是就很容易使人想到好玩的賡喻的小白耗子。這個車夫的矮小正好遮不住大老爺的視線，他的右眼筆直地有力地望着前面，左眼卻斜着天，天上是甚麼都沒有的——原來他是一個斜眼的官人。要不是他那一把子年紀，也會到醫院裏來一次新法割治；可是他想：人這麼大了，閑了這許多年，差不多快躺到那定做的棺材裏，如今當道借重他那一把子的年紀，還有老翰林的頭銜，出山也是不得已的，又何必管那些外表？而且他的眼斜得那麼好，當年御前召見的時候把個皇帝都招笑了，那麼現在還有什麼行不通的？

在他那向天看的左眼望不見的路邊，却奔跑着一個比他年紀還要大些的老頭，左臂夾着一個公事包，右手捧着一個很精緻的磁罐，每逢聽見坐在車內的人咳嗽，他必得趕上兩三步，把那個磁罐送上去，等那官人懶洋洋地把痰吐在裏面，他得把它接過來。這樣一來，他的嘴更大張着了，白齋子落到口腔裏，他不得不像馬似地噴着氣。可是他的主人沒有看見他，因為該看到他的那一隻眼睛恰好朝天，他的心中只想着他那個年青力強的劉貴或是李順，當年陪他讀書，為他上樹取鳥蛋，

進京的時候爲他排行李，還帶他去逛天橋。

「怎樣，你要告老？這是什麼話？連我還不老呢——」他記得那一次想不幹了的時候，他會這樣大聲申斥他，他很激動，所以眼睛瞪得很大，還是一隻朝前，那一隻却好像盯住了屋角綴網的蜘蛛。「說老，你看看，天下不還是我們的，年青人有什麼用，他們自己也明白，把我打倒了又把我擁護起來，我還不是爲了忠於——」他本來想說「皇上」兩個字，到底覺得有一點不方便，就像吐痰似地厭惡地噴出來：「國家」！

「——我是做官的，當然得忠於國，你只配忠於我的家，你忘記我怎樣把你從小養起來的？」這一說，他只得含着兩泡眼淚，抖着白鬍子打了個千退下去了。從此他就不得不賣着他的老命爲老爺奔跑。

恰巧一個上坡迎在前面，那車夫再怎麼用力也不得不放慢了腳步，伏在車把上，頭伸出去，四肢努力地拔着，這正好，給那個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老頭子一個喘息的機會——可是他還像一尾丟在岸上的魚大張着嘴。這時候迎在眼前的只是那個土坡，他不必再那麼費精神地瞪眼睛，於是他就「虛着，想點不高不下的事，他想起從前他是被抬在肩上，後來又被牲口拖了走，再後來他就坐上那個什麼也不見却能飛跑的車，（他只接受這一件鬼子的文明）現在又說是節省汽油什麼要他坐在人力車上了。這，這像什麼，一點也不氣派，要是沒有挾皮包的當差，那連個官都不像了。車拖得很慢，又很穩，他看着那個掙扎的車夫，心裏想：「這真像一個——」可是再一想到，萬一他失了一步，那不是連車帶人全都要倒滾下去了麼？還是閉起眼睛來，不看也不好，彷彿坐在一塊緩緩

移行的雲彩裏。

等他再張開他的眼睛，原來那個坡已經爬上來了。那軍夫仍舊迅速地移動着他那兩條小腿，那老人家又吁吁地跑著，他自己也就又瞪起眼睛來；——還是一隻朝前，一隻看天。

紉 袴 子

山河都翻了一個身，他從汽車裏走出來的時候連一根頭髮也沒有亂，他那姣好油膩的臉，殘留着昨夜的美夢，不知怎麼樣，這一夜就把它送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來了，——不，不陌生，還是坐在那輛從鹽戍搶進回來的一九四一式的汽車裏，還是穿着他那最時新的服裝，袋裏還是插着三支真空派克筆，而且路上，正有不少和他說同樣的話的人，——他們都那麼襁褓，一身都是塵土，小孩子哭着，大人也哭着。

他用脚尖踢了踢一個哭着的孩子，大聲大氣地說：

「儂爲啥要哭？」

「逃難阿，把人逃煞哉！三日沒喫物事！」

「格有啥關係，人總歸要跑來跑去格，像儂個樣子，真個一耐用處也沒格！」

於是他從袋裏取出一面明鏡來，對着晨起的陽光梳理他的頭髮——那真是很光滑的，就是連他的身上也沒有一點土球。可是轉眼看到他的車子，他就不得不繃起他那辛酸的眉頭，高聲把伏在輪盤以上的人喊醒！

「阿二，阿二，車上啥地方來格許多灰塵？」

「少爺，儂弗曉得，昨夜跑了交關路，路面又壞極了，我就心敵人會追上來！」

「大驚小怪，有啥好怕？——好了，這是啥地方？」

「××，少爺！」

「呵，到了××省了？想不到，想不到，肚內邪氣空，啥地方好喫物事？」

「格面就是一爿店，儂與登好格」

「儂等拉，弗要跑，阿拉進去看看。」

於是那家纔把布幌子挑出去的小飲食店裏，走進這位大少爺來了，也許他是暈眩了，他在那小房子的中央轉了幾個身，然後纔像跌落地坐在一張竹凳上，可是他的眼睛一落在門前那些蓬首垢面的難民身上，他就厭惡地吐了一口痰，換了一個坐位，把後背朝着那些討厭的人們。那個跑堂的用生硬的國語，胆小地向他說着，可是他沒有聽，極其不耐煩地大聲邪許着。

「快點，快點，儂阿是死人！阿拉要喫甜洞，儂有啥甜物事，快點弄出來！」

那個堂官茫然地站在那裏，過後，他就覺得很聰明地到裏面捧着一盤冒着熱氣的麵點來。

他真是餓了，一下子，就抓起一個送到嘴裏，他的嘴纔動了兩三下，就半張放停止了，然後他的臉上就顯出一種要死的神情，好像吞了毒藥似地，他的眼睛大睜着；他又咳了一下，終於忍不住，把手中的半碗遠遠地丟開，嘴就像吐糞似地把咬爛了的點心吐在桌上。

「儂爲啥道理，阿拉，關照儂要甜格，儂爲啥要把我鹹格？格哪能喫法！」

那堂官還只是茫然地望着，不知道該說什麼好，還是做什麼好，——他根本還沒有清楚爲什麼

他會發起脾氣！

還他的猜想，以為或者他嫌這些太冷，就勤快地又趕到裏面捧出一盤茶，湊下子，他可真忍不住了，說起來，係一隻狗似地露齒咆哮着：

「儂個死人，儂聽弗懂我格閒話？」

那個堂官還是不懂，可是從那氣勢上看，他小心地搖着頭。

「儂爲啥弗懂？真奇怪！阿拉生來就講格種閒話，沒人聽弗懂格，我看儂是故意。」

那個堂官簡直不知道怎麼好了，只是捧着那盤冒熱氣的點心，呆呆地站在那裏。於是我們的大老爺，從袋裏面掏出一張鈔票，朝地下一丟，就悻悻地走出去，他的嘴還不停地咕嚕着：

「豬獃，豬獃……」

在他的眼睛裏，人都是豬獃，就是那些和他說同樣話，蹲在門傍街邊的也是一樣。他用手杖用脚尖把那些妨礙他走路的全都踢開打開，而後就又安穩地坐在那部像一隻爬行的烏龜汽車裏了，那個車夫討好地問他一聲：

「老爺，儂喫得阿好？」

他就十分嫌惡地說：

「弗要問，弗要問，開到東慶去，格地方登弗來，」車捲着煙塵冒着汽走了，只有他最後從齒口吐出來的一口痰，遺留在馬路的邊上。

年

年，年，又是年，這是塗抹不掉的，深刻在老百姓心上的年，老百姓是順性的，從前是被捺住了，不許過，現在是連捺的人也忙起來了，大家一齊過新年。

人忙着，忙着買，忙着賣；天也忙着，忙着下雨，這許多天一直淅淅零零地不斷，可是還澆不熄人們過年的火性。豬也忙着，忙着去死，——不是情願的，是被人類細倒去殺的，這樣，就有了不平的悲哀的鳴叫。

鳴叫是不好的，並不是怕引動人類的惻隱之心，一來怕上捐，二來怕那些買主趕到門上來，是的，豬肉不容易買，大家都趕着去，連那「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聖人之徒，也是倉忙地在雨中奔波，想分到半斤八兩的。用耳朵，用鼻子，在泥濘中東找西尋，還是什麼也沒有弄到，就要在雨中蹣跚着方步回來了。

近處却起了鋼琴的樂音，還有男女的合唱，在靜雨中顯得更嘹亮。那女高音像缺油的車軸吱吱扭扭的在人的神經上搔；那男低音，胆怯地用那粗啞，破沙鍋的嗓音隨着。那鋼琴就像不聽話的孩子在樓板上亂跳一般，東東當當，又像不熟練的鐵匠把鐵鎚向人們的腦袋上亂敲，那位聖人之徒忽然踱到我的房裏來，攔推開門，就怔住了，木偶般地站在那裏諦聽，隨後突然地問我：

「你聽見沒有？」

「什麼？」

「豬叫！」

「不是，——」我肯定地說：「明明那家從香港來的歸僑在彈琴唱歌。」

「不，也有豬叫，你聽，你聽——」

我本是虛心的，就遵命靜聽，果然在歌聲之中還有豬的哀鳴，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我很佩服他們，實在比這些在內地生長的老百姓聰明。

「好了」，那位聖人之徒得意地笑着，「還是我聽得準，他們在殺豬，我們既有鄰誼，當然可以分到兩斤，我是無肉不飽的，何況年尾？」

「算了吧，他如果想分給你，也不必費這麼大的苦心，來這一段人豬的合唱了。」

「不是，不是，夫子陳蔡絕糧，澠絃歌不輟；他們殺的是豬，自可作樂消遣。說不定他們這是替豬唸一段外國的往生咒，是不是，外國也有神，也有地獄，也有往生咒？」

「我沒有那麼大的學問，我不懂。」

可是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已經又搶着跑出去了，這時候，樂聲停止了，又起來那個女人神質的高聲的亢笑。那是我一聽到就頭痛的笑聲，要每個人的神經打抖，毛孔收縮，恨不得有地縫也鑽進去的笑聲。每天她都要笑的，她一笑起來我們就說是受難的時節到了，在她，今天好像是特別起興，笑聲格外大而持久。一陣雜亂脚步聲音之後，那位聖人之徒亂步地跑回來了，我知道他受

不住的。

「糟糕，糟糕她又笑！」

我忍住我的痛苦，故意問他：

「你買到肉麼？」

「什麼，什麼，……」

他睜大了眼睛兩手塞着耳朵這樣問着，我知道他聽不見，也就不和他說了。

在那笑聲之中，我却聽見豬的咻咻的喘息，這我纔瞭解爲什麼今天她笑得這麼長，這麼有興致。可是她的氣力到底比不上豬的，而且豬是發着最後的聲音，所以她的笑還是先停了。這時候「聖人之徒」也放下雙手，他好像猜出來的，我知道他不過是掩耳盜鈴，要聽的聽，不聽的就算沒有聽見，這次却是我告訴他：

「豬還在喘呢！」

他却竊竊眉頭，彷彿對於豬已經沒有興趣了，從袖口倒出來一卷他父親的遺詩，倒在我的床上大聲吟哦起來了。

這却是我個人的受難，他的音調正像哭着吟經，每天我一聽到這聲音，立刻就站起來到外邊去的，今天却下着雨，又是人們忙着過年的日子，我知道無處可去，只得忍耐地坐在那里。可是那聲音實在使我受不住，引起我說不出是喜是悲的情思，我纔好意地和他商量：

「對不起，老兄，老兄，……」

我叫了許久，他纔愕然地意識到我是在叫他，雖然不發大聲，還是搖頭幌尾的哼哼唧唧。

「這最好，這最好，何必要那麼大的聲音？你不覺得傷氣？」

「呵，呵，……」他好像並沒有聽懂我的話，又跟着說：「詩若是不高聲吟誦如同喫好菜嘴不響一樣，食而不知其味，——」

「不過，老兄，你的味一大，我的味就小了」。

「那，那，……」

他說不出什麼來，又把眼盯在書上，過了兩三分鐘，他又大聲吟誦起來，我就不得不走出去。因為我一直知道和這些聖人之徒是有理也講不清的。

我跨到樓下，在那間堆積什物的小房子里看到滾出來的香煙，原來是一個穿中山裝的人襯着木魚陰經，迎門伏着一堆，不斷地叩首禱拜，我被這新奇的景象吸住了，停下腳，等着那伏着的一堆站起來，我纔看到原來是我們那位有錢的房東。他看到我，趕上來和我說出他請了一位高道，禳解一些凶險，原來他近來覺得：「他們都想害我，用魔法鎮我，我每天夜裏都出一身汗，好像打過一場架似的……」

我也沒有話可說，雨天又走不出去，只得又上了樓，推開自己的房門，裏邊是靜悄悄的，那位聖人之徒只保持開卷的姿勢，已經扯起均勻的鼾聲了，我坐下去，天也漸漸地黑下來了。

遠遠近近的響起鞭炮的聲音，爲人們加重了威風來度這新年。可是當着天又亮起來的時候，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像死去一般。

年

真像死了的，連店舖把門板都關起來。雨還在落着，添加一份淒清，到黃昏的時候，穿着單薄衣裳的警察捶打每一家的門，有人應着之後就大聲隔門傳話要他們把國旗扯出來。原來這不是年，這是慶祝平等新約節。

00719

後 記

集中所收的「人世百圖」不過四一，未能足數。其實把「百」字加以詮釋，未見得就是九十九加一，不過形容其衆多也。芸芸衆生，各盡其致，在數目上說起來自不算小，可惜的是「一心一意想描畫人的嘴臉，不提防却寫了許多禽獸。這也許正像那些緊抱着「舊道德」的先生們所搖搖欲墜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冥冥之中，果然就都墮入畜道，現出畜牲像來。

其實畜牲原來也未可厚非，就以估家庭生產重要地位的鷄而言，每天報曉，使人們從黑暗中解放出來是雄鷄的功績，（自然也有游「爪」好閒，蕩來蕩去，向任何一隻雌的調情，像洋洋得意的那樣的，）至於母鷄，那該是做母親的好模範，（尤其是現在那些不上不下不出的母親們）當她孵卵的時節，真是含辛茹苦，不食不眠不動，好像她的生存不過是爲這一點事。一直等到一隻隻小鷄像淋滿了汗似的從殼內鑽出來，她這纔亦步亦趨地跟定了她的雛兒們，萬一有個風聲草動或是老鷹在空中盤桓，她就兩翅一張，十個八個小鷄就盡在那下面了。我還沒有看見母鷄和老鷹爭鬥，如同屠格涅夫告訴我們的一隻老麻雀怎樣和啣去她的雛兒的狗來爭鬥；我想也許她不準備爭鬥的，不過想犧牲自己來衛護自己的孩子而已。可惜的是不死於老鷹，也要死於無厭的人類的口腹中，早晚她還是要被殺以待貴人，所以有這一首動人的民歌：

鸚鵡講話鸚鵡仔聽，

明朝殺了待差人。

「落雪落雨高台站，

出門玩耍看岩鷹。」

小鷄自然是不識字的，也不懂得人的語言，在她們之中，也許在死前真的有一番叮囑，自然小鷄也不會哭，更看不見她的眼淚，情感豐富的讀者，却許被這幾句簡單的歌打動。小鷄是不是聽了她將死的母親的話呢？是不是就這樣保護自己呢？可惜的是：她長大了遲早還是要待差人的，或者提到市場上，稱斤論兩地出賣，買主賣主之間也許還要爭執着老嫩肥瘦，這大概不是那個惦記着雛兒的鸚鵡婆所想得到的吧？

唉，我們萬能的人呵，哪一點比得上這麼一個小小的畜生呢？嗜殺好肉還不算，自己還要吃自己。老吃少，大吃小，強吃弱，高吃下，男吃女，（也有的是女吃男。）幸而沒有被吃掉，長大了，首先就要張開了吃人的大口，準備去吃別個。無怪那個盲詩人愛羅先珂感到傷心，因為如此生滅滅，吃來吃去，循環不已，人類只是自造着「齣」永遠演不完的悲劇。在舞台上搬演的劇，也還是假戲真做，這悲劇却非常緊湊，演員觀衆都是一體，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說就業業，生怕一不小心被人一口咬了要害，從此一命嗚呼，永遠不得還原。活着雖然無趣，死去也還不大情願，——從這一點悟到無怪從前的一些帝王想求長生不老之藥，永遠生存，永遠在萬人之上，永遠受人膜拜，永遠過榮華富貴的生活。

可惜的是藥沒有求到，人也早死了，却留下孽種，（根據我們自己的說法）剪去我們，而我們桃斃，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我們就「抗」起來了，這一下，也倒好，現出一些原形：有的磨去金光，看出不過是一塊爛鐵，有的扭扭捏捏像再醮的寡婦；有的露出來夾著的尾巴，跳來跳去，……但是對於國家民族，這番洗鍊澄清的工夫是要得的。但願從此，衆庶一心向上，保持人心，恢復人味，做成表裏一致的人，那時候也許我放下無用的筆，雙手合十，口宣佛號，爲全人類祝福，就讓我這本書永遠殘缺不全吧！

校閱已畢，感觸萬端，拉雜寫來，以爲後記。

文藝叢書

靳以主編

鳥樹小集（散文） 靳以著

每冊實售國幣九元

人世百圖（雜文） 蘇麟著

每冊實售國幣九元

德意志（長詩） 海涅原著

冬天的童話（長詩） 周學普譯

奴城傳奇（劇本） 令狐令德著

紅燈（詩） 李滿紅著

大風暴（小說） 何陽著

十月中旬起陸續出版，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二元三角。

國民出版社印行

文藝叢書 人世百圖

全一冊實價國幣九元

著作 蘇麟

發行 南平畫坊 國民出版社

印刷 南平明遠路 劍津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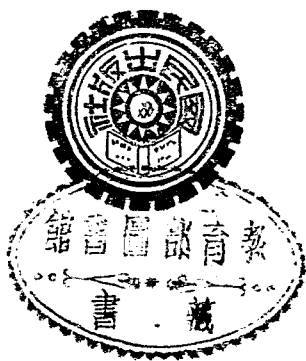
發行 南平中正路 國民出版社發行所

經售 全國各大書局及文化服務社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0-

福建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二五〇號



KBC
G
266
45

